

★ 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

★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Zhongguo Dangdai Huojiaang Ertongwenxue Zuoja Shuxi

霍去病的马

张 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Zhongguo Dangdai Huojiaang Ertongwenxue Zuojia Shuxi

霍去病的马

张弘 著



★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霍去病的马 / 张弘著.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0.5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ISBN 978-7-5016-0291-9

I. ①霍… II. ①张… III. 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7940 号

责任编辑: 叶显林

美术编辑: 李雅萌

责任印制: 史 帅

霍去病的马

张弘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出版

<http://www.tiantianbook.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东中街42号 邮编:100027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发行部 总经销

字数118千字 成品尺寸148×210毫米 32开 印张7.75 插页8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5016-0291-9 定价 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4169902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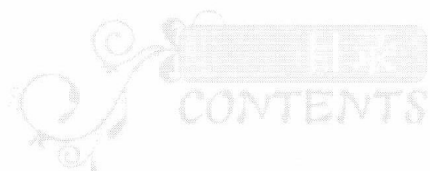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是一套荟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精华的大型书系，囊括了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众多儿童文学名家的精品力作，充分展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成就，为广大青少年读者提供了一套值得信赖、极具阅读价值的儿童文学读本。

该书系于二〇〇七年刚一出版（目前已出版四十种，其中包括“冰心奖专辑”十种），即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以及家长朋友的热烈欢迎，并受到相关出版管理机构的高度关注，荣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暑期学生课外阅读活动”推荐阅读书目。同时，该书系还深受多家阅读推广机构和众多学校的青睐，成为他们向青少年读者推荐的必读书目。

现在，为进一步提高这套书系的品质，更好地满足广大青少年读者不断提高的阅读和审美需求，我们对该书系进行了改版：在内容

张弘

生活远不如童话精彩，但有童话
的生活则会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画	(1)
去喀纳斯湖的路	(7)
再见幽浮	(17)
空墙	(27)
上古的坝	(39)
霍去病的马	(52)
傩舞	(65)
疯牛病	(80)
地球 儿子老弟收	(94)
跳蚤市场的婚礼	(112)
兜兜和魔法小阿姨	(131)
爸爸从 Q 星归来	(175)





那个冬天冷极了。画家坐在壁炉边，其实壁炉里早没有了通红的柴火和橘红的火焰，那里面住着一窝老鼠，而它们又冷又饿，连“吱吱”声都叫不出来了。

画家哆嗦着点燃最后一支烟，这是他可以买得起的最后一件东西。在此之前，他买下了世界上最昂贵的颜料，只为了——只为了画一幅小小的画——可是现在没人喜欢它。

画家觉得自己老了，当他垂下眼睛看到那支叼着的烟在上下颤抖时，他觉得自己老了。那不是外形上的变化，当他发现再也没有人爱他的画时，他真正感觉到了苍老的降临。

其实，还是有人喜欢他的画的。有位歪脖子的贵妇曾找过画家，希望他给她画一张头放正了的像，她会因此付清画

家在文具铺欠下的所有的账，并送他世界上最昂贵的颜料。

可是画家没有答应。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从秋天开始直到天上飘下了雪花。于是贵妇和其他显赫的人们就趴在窗外，使劲往里瞧，希望能看到画家画的是怎样一位美人。

然而当画家把画高高举过头顶、走出房门、走进绚烂的阳光里时，所有躲在外面的人都放肆地笑了起来——画上什么也没有，除了一棵水草。“丑死了！”“这是傻瓜的作品！”他们的话深深刺伤了画家的心。

画家曾住在北方的海边，他很小的时候就会游泳，能一头扎到海底，看见那里有绿色的树和树间穿梭的鱼——他管它们叫“鸟儿”。每一次游上岸时，他都会突然间想，冬天到了怎么办？在结了厚厚的冰的海面下，“绿色的树”会不会凋零？“鸟儿”会不会合上眼伤心地死去？每个冬天到来时，他都想下去再瞧一瞧，可是他又有些害怕，在冷得透骨的海水里，他会不会看到自己不忍看见的情形？

现在画家抽完了烟，捧着那幅水草的画出去了。一路上各色的行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可没有人会停下来同他讨论冬天水草和鱼的结局。他带着画来到了海边。这时节北方

的海风可以把人整个儿卷走，它们卷走了画家的画，应该说是他自己把画抛进大海的，因为此前他一直把画紧紧地夹在腋下。

那幅镶在木框里的画被一个个浪卷着，后来终于沉了下去，缓缓地降落在一棵棵真正的水草中间。它的落下是那样悄无声息，可还是把一条警觉的大鱼给吵醒了。鱼儿被一种美丽深深震撼着，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方蓝蓝的天地，上面有一株绿色的水草袅袅地摆动着，在它的上方是一颗颗金黄的宝石——鱼儿游到海面上时曾见过，这是星星。

于是鱼儿飞快地游过来，用尾拍着它，用胸鳍掬着它，用嘴吻着它。水草一直没有反应，这棵绿色的树甚至不会弯腰表示一下自己的感谢。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你爱上了一位伙伴时，你是无需从它的言语行动中领会它的感情的。

冬天的海上不如平日那么热闹，更没有夏夜水手们勾魂的歌声漂下，唯一可和鱼儿做伴的就是这幅水草的画。当然在鱼儿身边有许多活的水草，它们扭动着细细的腰肢向鱼儿献媚，可是鱼儿不屑理它们，只有这株与众不同的水草被鱼儿深深地依恋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鱼儿逐渐发现这株水草是假的，是一幅画！它的那些知识渊博的伙伴们见它那么痴呆呆地看画时就会游过来警告它。可鱼儿依旧很愉快，因为当它再次望着画时，它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双手创造了画上的一切。画家一定热爱海和海底的一切，否则他至多只能画出和这类似的东西，却不能给予它们生命。

但是镶画的木框开始烂了，涂在画布上的颜料也开始褪色——并不如商人们所说的永远防水防热。鱼儿开始变老了，每当有新的子孙游过来时，它就要它们看这幅画。祖孙一起静静地望着这棵也在枯萎的假的水草，想着岸上一个真实的世界。

又一个冬天来临了。

一只冰冷的钩子伸了下来，划破了画布，鱼儿突然拼命游过去，死死咬住画框。它感觉有什么东西要把画拉上去，于是它把嘴张大些，咬住近一半的画，再大些，再大些。这时候它觉得自己又一次看到画上的那些星星了，而那棵水草将永远融进它的生命里——它把整幅画都吞了下去。

鱼儿终于和画一起上升了，悄无声息地，就像当初那幅

画是怎样地漂下一般。

渔夫惊喜地收起钩，却发觉钩上的鱼已经死了。

这个鱼市在冬天里常有穷人光顾，他们需要熏制鱼片作为冬天的食物，可又买不起新鲜的鱼。

有位白胡子老人走来，他一眼看中了这条死了的大鱼，那鱼的肚子硬硬的、鼓鼓的，里面似乎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就要它吧！”老人摸出身上所有的钱。

一路上他用手抚摸着鱼，不管那鳞片是怎样滑腻。他感觉自己的双手是在触摸一些童年的印记，小时候当他潜入海底时他就摸过绿色的“树”和只会跳舞却不能唱歌的“鸟儿”。

到了家把鱼剖开的一刹那，老人的眼睛模糊了。鱼的肚子里是一个变了形的木框，框里还残留着几块破画布，虽然那画面早已支离破碎，甚至因为沾有鱼儿的血而辨不清原来的颜色，可老人还是一下子认出了——这就是他年轻时画过的一幅关于水草的画，一幅被人耻笑的画。而从这以后，他再也没有拿起过画笔，因为他已把最心爱的东西留在了海底。

老人轻轻地为鱼儿洗去血迹，望着它那仍张得大大的嘴，仿佛可以想见这些年中发生的一切。现在他终于明白冬天海下鱼儿是怎样生活的了。纵使整个世界都冻住了，只要有一株可爱的绿色的“树”活着，那便是鱼儿的希望。

老人打算好好煮一段鱼，他现在倒真正老了，需要一些营养补充体力。然后，他想画一些什么。是的，他已经知道自己要画些什么了。



去喀纳斯湖的路

中国的地图像一只神气的大公鸡，喀纳斯湖就在最最北面，在雄鸡高高翘起的尾羽上。

听这名字就知道，喀纳斯湖是一个神秘的湖。去喀纳斯的路，很长，很长，很长。

指缝里漏下的向日葵

爸爸的越野车开了一天了，可是小菁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瞧见。

“爸爸，这里就是草也不愿来的戈壁吗？可是，又是谁种下的向日葵呢？”真的，小菁把鼻尖贴在车窗上，她发现路边每隔一段距离都突然冒出一棵向日葵，金色的大脸盘向着小



菁，正咧开嘴笑呢！

“嗨，你——”还没等那个“好”字出口，越野车就飞过去了，把孤零零的向日葵甩在路边，也不晓得它瞧见小菁的招手没有。

小菁想，向日葵肯定要生爸爸的气了，可不，就在爸爸那侧的公路旁，也会不时冒出一棵向日葵来，不过它们都别过脸去，肯定在背后嘀咕：这个只顾赶路的家伙！

以前，爸爸曾带小菁去看过向日葵田，那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金色，迎着阳光，在风的指挥下，像合唱团一样摇头晃脑，陶醉得很哩！

“我也糊涂了，为什么公路边的向日葵都是孤零零的，而且等距离冒出来？好像是这里的交通警察，老在监督我有没有超速一样！”爸爸正自言自语呢，突然就被小菁拉住：“爸爸你看，前面那是谁呀？”

起先爸爸只看见一团火红火红的颜色，被小菁这么一说，哟，真的，火红的一团清晰起来，是两个穿红衣裳的小女孩，正贴着公路边走呢！

赶了一天的路终于遇见人了！爸爸和小菁兴奋呀，他们

悄悄把车靠上去，慢慢地、慢慢地跟在后面。

两个穿红衣裳的小女孩看上去和小菁一般大，她俩每人手里一捧葵花籽，蹦蹦跳跳，边走边吃。姐姐模样的还关照妹妹：“小心，别从指缝里漏了！”那妹妹不停地点头，把拳头攥得更紧了，还将瓜子壳特别仔细地扔在斜挎的红色小包包里。

嗨，你们从哪里来？住在戈壁滩上吗？为什么要跑到公路边？是放学回家？不怕大卡车吗？小菁有一连串的问题想问。不过现在，最好不要打搅她俩，因为两姐妹嗑完了最后一把瓜子，正巧就走到一棵向日葵面前，而且，这棵向日葵似乎本来并不存在，只是妹妹的指缝里漏下了什么，它才突然从路边冒出来。

只见姐姐踮起脚尖仔细地捧起向日葵的脸盘，妹妹将嵌在脸盘上的牙齿——葵花籽小心地拨下来捧在掌心里。“千万别又漏下来一颗呀！太多了，别人就知道我们来过了！”当姐姐的不停唠叨。

真是奇怪了，她俩好像是经过了认真的计算，每次拨下的瓜子刚好够吃完，就又走到了新冒出的向日葵前。“哎哟，

这么一想,原来这一路上见到的向日葵都是缺了门牙的!”爸爸忍不住大笑,完了,这下惊得穿红衣裳的姐妹俩转过头来——

见到一辆越野车跟在自己后面,红衣姐妹“哇”地一声大叫,跳下公路。

这回轮到爸爸和小菁要惊呼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分明是两只火红的小狐狸,手拉手,从公路跃入了戈壁滩。风把狐狸的对话放得大大的:“都是你,手指缝里老漏东西,我叫你别贪嘴的!”“吓死我了,好姐姐,我下次再也不来了!”

一阵尘土扬起,火红的小狐狸,倏忽就在戈壁滩没影了。

可是,尘沙散尽后,就在她俩跑过的路上,留下了几棵向日葵,每隔几步就有一棵,排得还挺整齐。莫不是从小狐狸指缝里漏下的葵花籽一眨眼就长成了向日葵?

把鼻尖贴在玻璃窗上的小菁,呆呆地望着向日葵,就像向日葵也呆呆地一齐望着她。

“好啦,我们继续赶路吧!去喀纳斯湖的路还很长很长,够你想了!”爸爸按响了车喇叭,远处的红衣姐妹听到了肯定又要吓一跳,假如她们真是小狐狸的话。

云呀,等我吃完这块西瓜

路上没有人,空中没有鹰,只有高高的蓝天,飘着大片大片的云。

那就和云玩游戏吧,红色的火焰山罩在云下,变成黢黑的了,远方的白桦林罩在云下,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

爸爸摇下车窗,探出身去喊:“云呀,咱们也来赛跑吧!”说着,加快油门就跑了起来,他还笑嘻嘻地对小菁说:“赖皮了不是?可是云本来就比我们跑得快,应该让让我们呗!”

可是云不喜欢耍赖皮,云不和爸爸比赛了!爸爸从反光镜望出去,云根本不追上来,急得他直接喇叭。小菁从车后窗望出去,云在自顾自地玩儿呢!一会儿去舔舔雪山顶上的那一丁点儿冰激凌,一会儿拉起手来在蓝天上玩拼图,小菁拼命地招手,它们也装没看见。

倒是爸爸开得满头大汗,一大瓶的水都“咕咚咕咚”喝完了:“多想停下来吃块西瓜呀!”

小菁也抿抿嘴唇,她都听到车后厢里圆西瓜咚咚跳的声音了。可是外面毒辣辣的太阳连一块能遮一遮的云彩都

